

当代世界大师经典

傅科摆

[意] 安伯托·埃柯 著
UMBERTO ECO



谢瑶玲 译 张大春 导读

作家出版社

IL PENDOLO DI FOUCAULT

傅科摆

[意] 安伯托·埃柯 著



谢瑶玲 译 张大春 导读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1999-243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科摆/(意)埃柯著;谢瑶玲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1

ISBN 7-5063-2055-X

I. 傅… II. ①埃…②谢…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9259号

傅科摆

作者:【意】安伯托·埃柯

译者:谢瑶玲

责任编辑:王宝生 杨葵

装帧设计:杨林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560千

印张:23

插页:2

印数:001-6000

版次:2003年1月第1版

印次: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055-X/I·2039

定价:29.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理性和知识的狎戏

——《傅科摆》如何重塑历史

張大春

读过安伯托·埃科的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的人大约很难忘记：书中的神探修士威廉如何透过一条小路、山道、覆着白雪的苍松、松枝上的一撮黑毛、雪地上污染的一堆粪便和一群骚动的僧侣与仆人而推断出有一匹修道院长最喜爱的马走失了，“（它是）马厩里跑得最快的一匹牲畜，毛色暗黑、尾巴很长、小圆蹄，但步伐稳定；头很小、耳朵敏锐、眼睛很大。它往右边去了。”而且，威廉还正确地道出那匹马之走失并非因为发狂，且走到某处就会停止脚步——他甚至知道那马的名字是“勃内拉”。

威廉之所以如此“明察秋毫”——如果依照他那天真而满怀孺慕之情的学徒埃森的叙述，是因为他“不仅知道该如何阅读大自然伟大的诗章，也了解修士们怎样研读圣经，以及他们对整本圣经的想法”。换句话说：神探是博学造就的。

在埃科的第二本小说《傅科摆》里，读者仍旧可以找到像威廉那样知识渊博的角色，主角卡素朋是个中世纪史的专家，他的朋友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则是一家学术书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从这三个人（观点尽管未必一致）的研究课题——圣堂武士（Templars 或译圣殿骑士团）延展出去的知识脉络所构成的复杂人际关系网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色不是饱学之士。艾登提上校、奕格礼、瓦格纳医生，乃至卡素朋前后两任美丽的女友安柔和

莉雅，还有那个神秘的出版社负责人葛拉蒙……这些人物都可以被视作威廉的转世幽灵，他们像海绵一样地浸泡在知识里，并以其吸收的那一部分重新拼合、建构一部欧洲文明史的形象。

一如在《玫瑰的名字》里那样，安伯托·埃科透过角色的名字玩弄了不少典故。《玫瑰的名字》里，威廉一名出自科南道尔爵士《谢洛克·福尔摩斯》系列里的《巴斯克维尔猎犬》，波格斯的乔治（连续杀人案的元凶）居然是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 ~ 1986）的谐拟。而在《傅科摆》中，至少有一个名字是读者不可掉以轻心的。这个名字就是本书题名上的“傅科”（Foucault）。尚·勃纳·里昂·傅科（Jean - Bernard - Léan Foucault, 1819 ~ 1868）是十九世纪法国物理学界的巨擘。他曾经参与发展高精度测量绝对光速的技术，更为地球绕轴旋转提供了实验证明。所谓“傅科摆”，正是这位物理学家赖以证实地球自转速率的设计——它是一个悬垂于六十七公尺长的钢丝底端的铁球，重二十八公斤；这个摆在无须人为助力的情况下，因地球自转而移动，其速率为地球转动速率乘以纬度的正弦。但是“傅科”这个名字其实另有意旨，它暗示的其实是米歇尔·傅科（Michel Foucault）。

对于人文或社会科学稍有涉猎或感兴趣的读者都不会错过米歇尔·傅科这个名字——即使他们未必知道设计悬丝大铁球的那个傅科；在米歇尔·傅科来说，一切研究工作的材料都是一套又一套“档案”（archive 或译“基本系统”）般的“论述”（discourse）。每一“论述”又都在广袤浩瀚的各个民族、文化以至于日常生活领域所汇集而成的知识领域中隐然形成为某种系统。在米歇尔·傅科的理论里，历史的发展绝对不是“连续性”的，任何试图以因果关系来推论历史发展的诠释模型都可能放逐了大量有效了解历史的材料。另一方面，某些对某一特定阶段历史具有诠释能力的论述也往往在其他阶段的历史中失去解释的效力，而米歇尔·傅科独特的“考古学”策略则使一个充满分歧性、偶然性、不规

律性和特异性的历史有了另一种被发现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问历史是“从如何到如何”，而代之以历史是“为什么被书写为如何”的话。

在迈克尔·傅科那里，我们学会了对“被埋藏的知识”发生兴趣。这些知识之所以被埋藏，乃是由于人们需要堆积那些掩埋物——也就是其他的知识，那些基于种种权力关系、道德需求和真理渴望而建构起来的知识。而安伯托·埃柯也就在傅科的知识考古学上找到了“以知识从事虚构的”基础。

就像博尔赫斯在《玫瑰的名字》里“变成”独裁的神学霸权一样，迈克尔·傅科也在《傅科摆》中被作者开了一个玩笑——安伯托·埃柯利用两个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的学者的相同姓氏，暗中揭示了他对历史之“不连续性”所作的暧昧讽喻。

安伯托·埃柯仍然延续了《玫瑰的名字》一书中的若干材料和旨趣——他所熟悉的中世纪天主教掌故（其中不乏令人难以辨识的虚拟杜撰）、依赖广博的自然及社会科学知识以进行的精密推理、波云诡谲而株连迭出的庞大阴谋、隐藏于种种语言符号中极易为人忽略而关系重大的秘密、基于错误的逻辑推演和一连串瞎打误撞的巧合而揭发的历史/现实真相……其中最重要也最值得读者探索的是：西方（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文明发展历程是很可以在某种知识的偏执之下被重新书写一遍的。比方说：每过一百二十年，一代又一代分散在欧洲各地的三十六名圣堂武士将要重新聚首一次，拼合他们手上断简残篇的信息，以便掌握一种可以控制世界、改造人类前途的巨大能量。这种比核子武器还要可怖的能量一直是圣堂武士——以及尔后转生演化的共济会、蔷薇十字会、大白兄弟会……等等秘密结社团体，锲而不舍、戮力追求的宝藏。

倘若读者相信了安伯托·埃柯假借叙述者（那个博学深思的卡素朋）以及发现秘密的角色（那个也很博学深思的贝尔勃）两者的理性和知识，则故事近尾声处由莉雅所揭发的“真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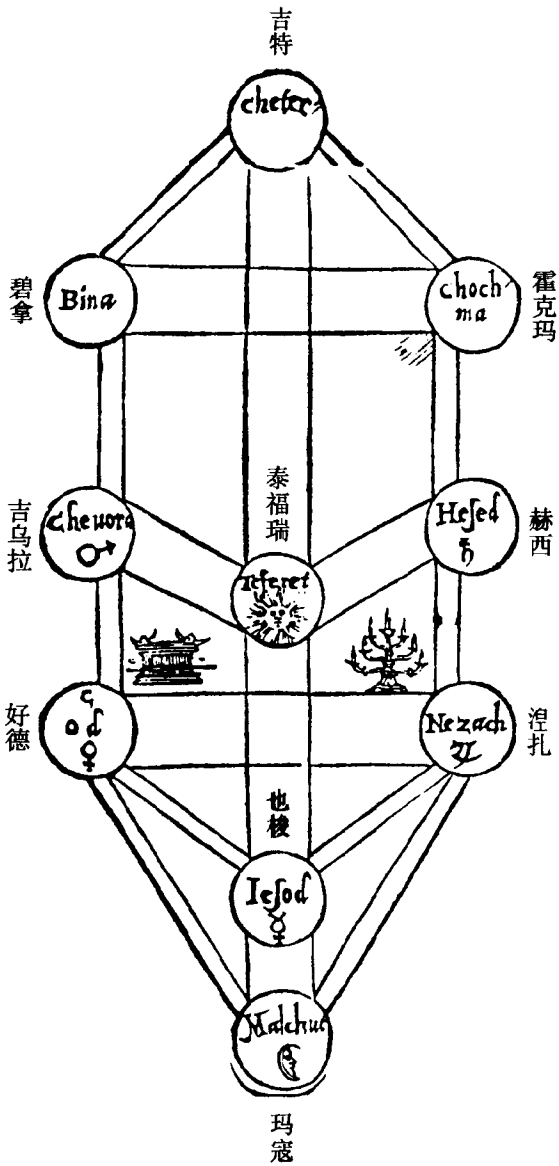
就是根本无所谓圣堂武士和宝藏云云)反而“不足采信”。因为读者宁可信以为真地跌进虚构的陷阱之中,犹如卡素朋、贝尔勃以及其他那些征逐宝藏的人物一样。无论这些人的目的是探求真理、拥有权力、弘扬道德、光大信仰抑或是报仇,实已无关宏旨,他们都注定了误入理性和知识所编织起来的一套论述。

在这里,读者很可以发现安伯托·埃柯对米歇尔·傅科所谓“历史是不连续的”之说有某种一刀两面的播弄之趣。一方面,他创造了一个辩辞无碍的叙述情境,让读者跟随卡素朋和贝尔勃(加上狄欧塔列弗与其他次要人物的考据线索)进入一个由理性操控的知识迷宫,相信历史在足够数量的细节性描述之下可以有新的解释(如:威廉·莎士比亚、弗兰西斯·培根、罗杰·培根、卡尔·马克思甚至爱因斯坦……等都是圣堂武士的“传人”);如此一来,历史也可以“是连续的”——也唯其在这种看似荒诞无稽,又缜密得无懈可击的雄辩之下,小说“重塑历史”的奇趣才得以彰显。然而在另一方面,安伯托·埃柯却又让莉雅以同样具有说服力的理性和知识举重若轻地推翻了读者几乎要相信的一切——那令人触目惊心的、由圣堂武士之传人处心积虑所改造的欧洲文明发展史。于是读者可以发现:“傅科摆”一书中蕴涵着相互对立、冲撞的两个世界。其中一个为吾人所熟知、也大约以之为真实的历史;另外一个是基于某些误会、巧合、穿凿、附丽而罗织成型的虚诞的历史。这两个世界各自有其“连续性”的解释,而这两种解释也各自倚赖着某种理性和知识。安伯托·埃柯借莉雅之口戳穿后者的“连续性”神话时,其实也一竿打翻了前者的“连续性”。换言之,他为世故而善思的读者制造了一个“借‘假’疑‘真’”的机会……的确,读者于掩卷之余不得不惊悟:难道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同样是出于某种理性和知识的运作和印证吗?难道我们信以为然的历史真相就不是某种“论述”之下的产物吗?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傅科摆》恐怕是一本比《玫瑰的名字》

更难读的书，它有太多的地方简直像极了数学、物理学、神学、史学、政治学乃至历法学的论文。不过，任何一位非专业的读者也都可以抱持着游戏的态度去考掘出安伯托·埃柯“伪造历史”的许多片段。一个有趣而又有益的阅读方法是：举凡遇到书中言之凿凿、却由于文化教养之差异而令人感觉陌生难明的文本时，千万不要犹豫，一定要“坚疑不信”到底。在“坚疑”的过程中，如果读者并不非常迫切地想要得知小说的结局如何的话，便可以随手翻拣身边任何一部和内文提及的知识有关的参考书，侦察究竟。安伯托·埃柯的确是善于撒谎的，他捏造了无数则几可乱真的材料，混杂在“历史/小说”之中，等待以“考古”为乐的读者去拆穿或覆案。在读者不断质疑的求索过程中，是极有可能变成像卡素朋一样的饱学之士的。

《傅科摆》正是这样一本帮助读者读很多书的书——如果说安伯托·埃柯是个狡黠的学者的话，那么他开的最大的玩笑将是让知识显示了如此慑人的魅力，令人屈从敬畏，而又不得不怀疑知识在何种理性的驳执之下会变成谎言。



我们写这本书，只是为了你们——饱受教诲及学养的人们。检视这本书，将我们散布在许多个地方的意义细心思索，然后再下结论；我们在某处所隐藏的，可能在另一处揭露，而以你的智慧，或许你会明了。

——亨利·柯尼立·阿格帕·凡那森
《超自然哲学》

迷信会带来噩运。

——雷蒙德·史穆林
《西元前五千年》

目 录

导读 理性和知识的狎戏

——《傅科摆》如何重塑历史…………… 张大春 1

吉 特……………	1
霍克玛……………	21
碧 拿……………	53
赫 西……………	179
吉乌拉……………	245
泰福瑞……………	413
涅 扎……………	613
好 德……………	649
也 梭……………	695
玛 寇……………	719

吉 特

KETER

1

是的，当无限的光持续发亮
直穿透真空
却未立即散布
只是慢慢地开展
慢慢地。我想说的是
闪亮的光线在开端时扩散
在它开始散播的神秘之点
其实是迅速的，且持续的
直到它绕行整整一圈。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傅科摆。

由唱诗班席位上方天花板直线下垂，末端的圆球等时而威严地来回摆动。

我知道——但任何浸浴在那宁谧气息之魔法中的人也都能感觉得到——摆幅是由摆长平方根与“ π ”所决定的。“ π ”这个数字，无论在世俗凡人的理解下有多不合理，却以一更高的理性将每一个圆的圆周和直径连结在一起。摆锤由一端荡到另一端的时间是由一种最永恒的神秘方法所决定：悬浮点的单“一”性，平面空间的“双”重性，“ π ”的“三”点一四一六……，平方根的神秘二次方程式（亦即“四”）的本质，以及圆形本身无尽的完

美。

我也知道在下方地板中心点的磁力设计不断地对隐藏在摆砣中心之圆筒发令，使摆砣持续移动，这设计对摆的原理绝无妨碍；反使摆的原理得以显示，因为在真空状态中，任何由一无重量且不可伸张、不受空气阻力或摩擦限制的直线垂挂下来的物体，将会永恒地摆动。

铜铸的摆砣映照出透过教堂彩色玻璃窗流泄进来的最后几抹夕阳余晖，散发出一种变幻不定且隐晦的光芒。

如果在唱诗班席位的地板上铺上一层潮湿的沙，让摆锤底端轻轻摩擦过（正如它以前所经历过的），那么每一划都会留下一道浅沟，而这沟痕在令人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变动方向，便会扩大为一有放射状均衡美的凹槽——曼陀罗、五角形、一颗星星，或一朵神秘的玫瑰的轮廓。不对，更像是个记录在一片广阔沙漠的故事，由游牧部落无数的篷车车轨所留；一个缓慢、历经千年而迁徙居的故事，就像亚特兰提斯的人们离开 M 大陆，固执而集体地由塔斯马尼亚流浪到格陵兰，由魔羯宫到巨蟹宫，由爱德华王子岛到斯瓦尔巴群岛。底端重循旧迹，在压缩的时间里再次诉说主耶稣的那些信差在一个冰河时期到另一个冰河时期之间所做的事，也或许现在仍在做着。或许，底端自萨摩亚岛滑向苏联的新地岛时，曾划过世界的中心——艾加沙。我更察觉到一单纯的模式，乘着北风，连结了亚威隆和神秘亚尔斯岩石所在的南方沙漠。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那一刻，傅科摆正缓缓地由摆幅的一端，懒洋洋地落到中心，慢慢加快了速度，极有自信地划过主宰其命运那隐而不见的平行四边形。

如果我不顾时间的流逝，一直待在那里瞪视着那鸟头、那牙尖、那相对的头盔，看着那摆在空中重循对角线旧迹，碾过它那

乱视的圆周的相对点，那我无疑会生出幻象：摆的振动范围走过一整个圆周后，于三十二小时内回到起点，描述一个以合于其纬度正弦的速度环着中心回转的椭圆形。如果这摆是挂在所罗门神庙的圆屋顶上，它的回转又将是如何呢？也许圣堂武士们也曾试过那里了。也许答案——最后的意义——不会有什么不同。也许圣马丁大教堂便是真正的庙堂。总之，这实验唯有在北极才能臻于完美；在极点，摆在地球延伸的轴上，便可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周转。

然而这一点超乎定理的偏差，这法则的偏离，并不稍减这奇迹的神奇性。我知道地球在转动，而我也跟着转动，而圣马丁大教堂和整个巴黎也跟着我转动，而我们全体都在摆的下方转动。摆的面是永不会变更方向的，因为在那上方，越过唱诗班席次的天花板，沿着摆锤的直线无止境地外推，直上到最远方的星群之间，藏有整个宇宙的“惟一固定点”，永远不动。

因此我所凝望的并非地球，而是绝对静止的神秘所在的天空。摆告诉我，万物都在移动之际——地球、太阳系、星云和黑洞，所有在大宇宙扩展中的子女们——有一点却是静止不动的：整个宇宙便绕着这个中心点、轴、或钩而移动。而我并非这至高经验的一部分。我也随着万物一起移动，但是我可以看到那“同”，那“猖”，那“抱一”；那无体、无形、无重、无量、无质，不看不听，无法被察觉，不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不是心灵、智慧、相像、意见、数字、秩序或衡量的一团明亮的雾。既非黑暗也非光，既无错误也无真理。

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和一个不幸未戴眼镜的女孩的谈话，打断了我的沉思。

“这是傅科摆，”男孩说，“最初是在一八五一年的一个地窖里实验的，然后被移到天文台展示，后来又挂到罗马万神殿的圆形屋顶下，摆线长六十七米，摆砵重达二十八公斤。自一八五五

年后，这摆就在这里了，较为小型，由屋脊中央的一个洞挂下来。”

“这摆有什么作用呢？就挂在那里吗？”

“它证明了地球的转动。因为悬浮点并不移动……”

“为什么不动呢？”

“呃，因为一个点……我是说中心点，在你所看到的这些点中最中间的一个，这是几何点；你看不到，因为这点并无空间，而任何物体若不占据空间便不能移动，不能左右移动，也不能上下移动。因此它并不随着地球转动。你明白吗？它甚至不能绕着自己转动。因为‘它自己’并不存在。”

“可是地球在转动呀。”

“地球转动，但这一点却不转。就是这样，听我的就是。”

“摆不摆，不干我的事。”

白痴。在她的头部上方便是宇宙间惟一的定点，是永恒诅咒的惟一避难处，而她却认为那与她无关。一会儿之后，这对年轻人走开了——他，受过某种妨碍思考能力的教科书之害；她，对于无限的悸动既无反应也毫不敏感；两人对他们这次可贵的经验都浑然不知——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同”、“抱一”、“狷”的接触。在这个真确的祭坛前，你怎可能不伏地跪拜呢？

我满怀敬畏地注视。在这一刹那，我相信杰可波·贝尔勃是对的。他对我所说关于傅科摆的一切，我原认为那是胡言乱语，只因那无形的癌症逐渐盘据他的心灵，在他不知不觉中将游戏转变为事实。但是，如果他对摆的说法是正确的，也许其他的一切也都是真的：“计划”、“环球阴谋”。那样的话，我在这夏至之夜到这里来便没错了。杰可波·贝尔勃并没发疯；他不过是在游戏中而碰巧揭发了真相。

但是事实是，这“超自然神秘”的经验不需多久便使人心神